

挖荠菜

陈小如

去婆婆家过年，我会恬不知耻地切换到“躺平”状态，除了吃饱睡饱，就是陪小孩子满山奔跑。在浙南山区，冬天的野外灰蒙蒙一片。远处峰峦叠嶂，墨绿黝黑；近处山坡，矮草芦花都已枯黄。稻田里，留下的稻茬萎靡着。绿着的，是经得住风霜雨雪轮番考验的萝卜和青菜。不经意发现荠菜后，年复一年，挖荠菜成为我在山上过年的重大日程。

初次遇见，是在稻田。这处向阳的稻田，在冬天暖阳的烘晒下，地表泛白坚实。我和孩子们追逐玩耍，突然发现匍匐在泥土上的枯草色尤物，除了各种猪草，居然有荠菜！一棵，二棵，三棵……虽然瘦削、周身枯黄，只是每个叶瓣的顶尖上有点点绿意，但可以确定，它是活的。揪了一棵提起来，散架了，但叶瓣的背面却洋溢着绿油油的颜色。这真让人觉得这小小的植物大大的心机，简直是变色龙一样的存在嘛。

手里的荠菜虽然小，但跑在田埂上回家拿镰刀的我，分明被它的独特清香一路蜂拥。小镰刀配给自己，小剪刀分发给一帮小鬼，我现场教学并示范，孩子们四散开挖。我目测这项良田，美滋滋地想着可以挖个盆满钵满了。

可荠菜长得太有心机了。它们伏着地面，身体发肤与冬天的田野完全融为一体，得睁大了眼睛仔细辨认；估摸着将镰刀弯头插入泥里，找到它的根茎所在，拦腰割断，另一只手揪住地上的叶，轻轻一拨拉，完整的一棵荠菜就到手了。但新手上路，常常把一株荠菜挖得浑身散架、支离破碎。再看这群小鬼，更是惨不忍睹，挖的荠菜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的。半晌，才把篮子薄薄铺了一层，我仔细查看，还有不少废品。

最容易混淆的当属蒲公英。以全身舒展的荠菜和蒲公英做比较，真的是一母同胞。理论上说，荠菜的基生叶是大头羽状分裂，而蒲公英是倒向羽裂。后来习得一妙招，就是从地里往外拔时，叶子羽裂顺当的是荠菜，不顺当的就是蒲公英了。当然，在冬日里，蒲公英多数长得比荠菜水灵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荠菜知道自己有被挖的命运，索性长得不太好看的样子。

然而，这并没有什么用，也阻挡不了一颗热爱生活、要把山居日子赋予别样意义的心。小鬼们还没有足够的胸襟和阅历来理解我的美好情怀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，但他们不是被一只鸟吸引，就会被一条沟渠留住脚步，不然就是围坐在一个草垛上痴迷于手机里的游戏厮杀……最终留我一个孜孜不倦挖荠菜的身影。

田埂上的荠菜最精瘦老成，已难入我法眼。这里脚印多、日晒多，泥土的营养却不多，导致成片连绵也是袖珍型的样子，完整挖掘难度系数最高，于是被舍弃。如果在自留地里遇上，就一定是上上之选。为了白菜和萝卜，严谨的农人会除去杂草，这样的地是没有荠菜存活空间的。一定是某个性情中人，把地松得软软的，时不时还施些肥料，青菜和萝卜长着，杂草安然相伴，在严寒里留下一处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。顽强的荠菜就不会错过这样的安居之所，它把自己靠在高大威猛的白菜身旁，全身舒展，不再伏地屈就。它也将叶子伸向天空，朝太阳光落下来的方向用力吮吮养料，长得浑身嫩绿且眉清目秀。挖到这样的荠菜，心都明亮了几分。

最奇特的一次经历是，我在一块密密麻麻的香菜地里，发现了和香菜长得等高，也一同水灵的零星荠菜，真是倾国倾城妖娆万分。回到家，和嫂子眉飞色舞地分享，说到一半却又不免疑问：怕不是人家种的吧？嫂子说没关系啦。后来一打听果然是移栽的，还不忘说“尽管挖”。这就像家里杀了猪满村叫人来尝鲜一样，这份淳朴，令我动容。

荠菜挖得欢，后期处理有点烦。以前，一古脑儿往水池里一浸，洗得天昏地暗，还发现不干净。后来有了经验，先把荠菜的老叶和淤泥处理掉，再浸水清洗，这就容易许多。还可以发动家里的男女老少，在廊下晒着太阳、唠着嗑，谈笑间就把荠菜摘干净了。

荠菜性味甘平，食用方法颇多，常作为“点睛之蔬”融入各种美食当中。但烫在新年各种肉的火锅里，既方便又鲜美，是我最爱。

荠菜美名留传，听闻魏晋南北朝时已有《荠赋》问世。陆游曾吟《食荠十韵》，苏轼则在《与徐十二书》里赞之“虽不甘于五味，而有味外之美”。而我贪恋的，莫过于几棵白菜和老萝卜陪着，借挖荠菜之名而与大自然共享泥土芬芳，在初岁元祚年更一迭之际，有空得闲，享一刻的无事挂碍、得一日的身轻如燕。

院士公园的梅花

方静飞

周末的早上，我被明媚的阳光照醒。窗外，是难得的好天气。于是想趁此机会去院士公园散个步，也看看梅花。

下午三点，我如期而去。与节日里的熙熙攘攘、喧哗嬉闹情形有所不同，此时的院士公园在斜阳的柔光里，显得分外安宁与祥和。人们都是一脸从容地走走停停，连偶尔几个跑步者，也是悠闲轻松的模样。

植物们大多还是冬天的样子，柳树的枝桠光秃秃的，草坪是枯黄的，山茶在苍翠里暗暗积蓄力量，一些常绿的灌木依然葱茏。信步而行，目之所及望见梅树。如我所想，梅花已开。远远近近三三两两的几棵梅树一袭红裳，非常引人注目。

我自自然是要去细赏梅花的。走近了梅树，凝望那些梅花朵儿，它们似乎还未全然从寒冷冬季的迷梦里醒来，颜色稍有点黯淡。好在阳光轻轻地为它们披了一层薄而清透的橙红色，顿使赏花之人眼里心头便暖意融融起来。

花儿们尽力绽放着最美的姿态：全开的，半开的，花骨朵儿，或是刚刚才萌出些许红色的芽儿……真想给这些花儿们洒上些细细的雨露啊，洗去那些累积了整个冬季的尘埃，让它们都水灵灵地清丽脱俗，充满傲气地绽放！但转念便觉己见之菲薄。大自然固有它自己的恒量，眼下之梅花，就是此时此地它最适宜的状态。人勉力而为的造势，或反倒是破坏天地之灵气了。

观赏之间随意拍了几张花影留念。及至归家翻看相片时，心头蓦然跳出弘一法师的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一句。当下有感，但似乎渐渐释然。有些字句，人初见时并没有刻意思记住它们，但它们就是有某种力量，能循着人的目光，穿越人的瞳孔与身体，在人的心中牢牢生根，发芽。而在适当时候，它们借由情状再次生发。

仿佛这梅花。它们必然会在每一年的冬春之际出现。不管时空怎样变迁，只要有梅处，便能赏得梅花。记忆中，余姚中天阁的梅花，陆埠化安山的梅花，眼前这宁波院士公园的梅花……每每于冬春之际，它们傲然的姿态与妍丽的颜色，便一齐映现出来——心动，即梅开。



方静飞 摄